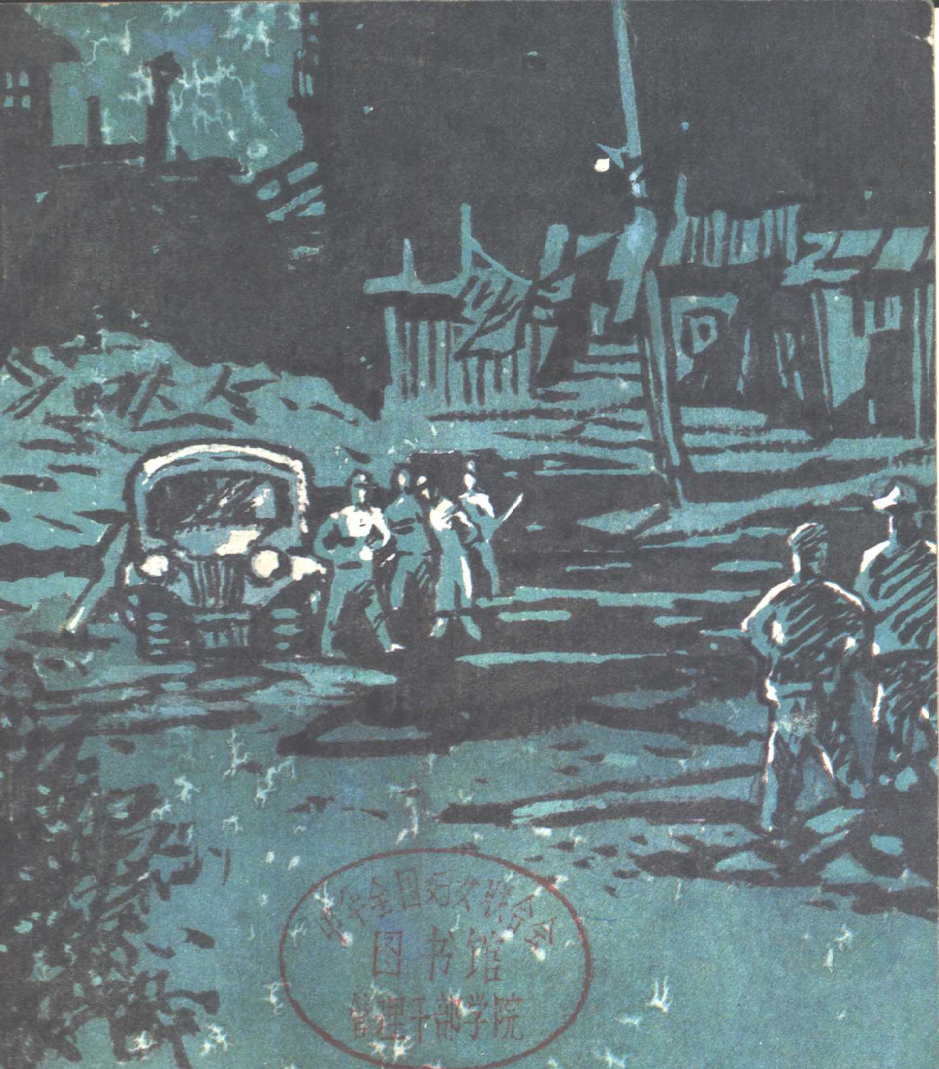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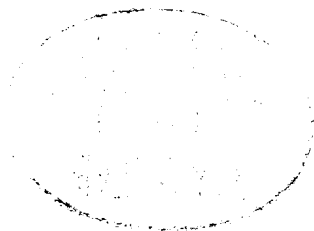
不安的夜



1-874

不安的夜

吴学运



女子学院 0055672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宋 歌

封面设计：陈 钟

插 图：金 汀

不 安 的 夜

Buan De Ye

吴 学 运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·插页1·字数 80,000

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4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359·

定价：0.78 元

目 次

一	街头奇遇·····	(1)
二	蟋蟀梦·····	(5)
三	万府里的吵闹·····	(12)
四	拜师·····	(18)
五	五个糖酥小饼·····	(23)
六	迷茫·····	(30)
七	初醒·····	(35)
八	断魂钟声·····	(41)
九	江边认舅·····	(48)
十	一反常态·····	(55)
十一	酒席宴上·····	(62)
十二	意外之举·····	(69)
十三	查实·····	(78)
十四	刑讯室里·····	(86)
十五	夜间聚会·····	(94)
十六	传单上的考题·····	(101)
十七	兄妹邂逅·····	(111)
十八	正阳街 32 号 ·····	(122)
十九	报仇心切·····	(133)
二十	在日本军列上·····	(139)

眼下已是深秋时节。冷嗖嗖的西风，裹着浓重的烟雾，一路打着唿哨，掠过无遮无拦的东北平原，一头扑进安滨市，在大街小巷里横冲直撞。于是，枯黄的树叶纷纷落地，随风追逐，发出窸窸率率的声响，就象许多人在窃窃私语和低低抽泣。更使人们感到悲凉的是，墙上屋顶涂满灰黑相间的防空色，好似道道鞭痕；商行店铺门窗紧闭，如同生命垂危的病人阖上了无神的眼睛；大街上行人稀少，而一队队挑着“膏药”旗的日本巡逻兵，却不时地走过……这座古老文明的重镇啊，好象正在痛苦地痉挛。

肆虐的秋风，穿过漫漫的暗夜，在晨曦中，驱赶着一团枯黄的落叶，在一条小街上滚动。当它刮到一棵古榆前，猛地打了个旋儿，“呼”地拐进一个破门洞里。这个破门洞因年久失修，已不能通行，早被堵死了，眼下堆满破烂杂物，成了老鼠、蜘蛛和家雀们的天地。秋风撞到迎面的砖墙上，马上掉过头来，向外冲去。地上的枯叶就势扬起，又慢慢摇荡，发出一阵哗哗的声响。

这时，只见杂物堆里的一条破草袋子，轻轻地蠕动几下，接着立起来，翻过去。啊！一个圆圆的脑袋露出来。借着微弱的曙光，可以看得出，这是一个十三、四岁的男孩子，一双大眼睛，射出两道机警的光芒。秋风枯叶把他从冰冷的梦中唤醒，他镇定一下，侧耳听听外边的风声，又摸摸露着肩头的小褂子，禁不住拧起小眉头，在心里轻轻地呼唤着：“舅舅啊，你在哪里？”他不住地打着寒噤，本能地抵抗着寒冷的侵袭。

这孩子名叫铁子，从关内老家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寻找分别多年的舅舅。时间都过去一个多月了，可连舅舅的影子还没见到，如今竟成了沿街乞讨的流浪儿，这个不被人们注意的破门洞，就成了他的“家”。此时，他实在冷得不行，一个鲤鱼打挺，“腾”地站起来。这个突然动作，惊得在这里寄宿的家雀“扑楞楞”飞出去，投向灰暗的天空。见景生情，他多么希望自己变成一只展翅的小鸟啊！他快步走出破门洞，来到一个黑漆大门的台阶上坐下，盼着东方快快出太阳，好暖暖身子。

就在这时，黑漆大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一个瘦猴模样的人从里边走出来，猛一低头，被铁子吓得一哆嗦，赶忙向后退了一步。待他看清眼前是一个破衣烂衫的孩子时，一双眼睛射出两道凶光，恶狠狠地骂道：“他妈的！一大早就遇上个小穷鬼，真不吉利。给我滚！”

铁子机警地循声回头一瞅，只见这瘦猴身穿黑色绸缎，头戴黑色礼帽，活象一截木炭，一条怀表金链从小衣兜里耷拉出来。那打扮，那德性，就跟家乡的阔地主差不多。铁子暗暗断定，这家伙一定不是个好人。于是，狠狠地斜了他一眼，慢慢站起身来，迈开结实的步子，漫无目标地向前走去。

瘦猴名叫万金发，是“吉祥铸造厂”的掌柜。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发财，只要能发财，什么荣辱、气节、人格，都可以不顾。一句话，只要能发财，什么缺德的事儿都能干出来。日寇的铁蹄踏进东北之后，他断定天要变，立即认贼作父，通过为日本鬼子铸造手榴弹头，日子混得不坏。此时，万金发的目光，又盯上了铁子这结实的身体，不觉心中猛地一动，暗自说道：“要是弄这么一个小叫花子到厂里干活，倒是一桩便宜买卖！”他卡巴卡巴那一对小眼睛，紧追几步，拦住铁子的去路，弯下腰，调整一下脸上的表情，温和地说：“小孩，你是从乡下来的吧？想找点活干吗？”

铁子第一眼就认定他不是个好东西，眼下装出一副菩萨脸儿，不知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呢！不理他！于是，翻了他一眼，往旁边一闪，继续走自己的路。

这个便宜没捞到手，万金发哪里肯甘心，转身跟在铁子的屁股后边。“小家伙，你等等……”那架势，仿佛铁子是掌柜，而他倒是个要饭的。边走边说，“方

才你生我的气了吧？唉！我这个人，是属暖水瓶的，冷面孔热心肠。我在这里是老户，你去打听打听左邻右舍，谁不说我心眼儿好！”

铁子毕竟是个孩子，听说万金发是这里的老户，心中不觉一动：“兴许他能帮着找到舅舅？……”于是，便站住了。

万金发一心想得到这个小童工，见此情景，眼睛不觉也一亮，忙赶上去，假惺惺地说：“有什么为难的事情，只管讲好啦，我一定帮忙。”

大约是心理的作用吧，当铁子再抬眼去瞅万金发时，觉得他魔术般地变了个样，让人感到那么和蔼，那么可亲，方才的不快，早就抛到了脑后。在大街上，天真的孩子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心扉……

二 蟋 蟀 梦

铁子的老家，在山东水泊梁山一带，连年的灾荒再加上苛捐杂税，早使这里的老百姓无法活下去，逃荒、要饭，卖儿卖女，到处是一片凄惨景象。铁子的母亲为了帮助父亲挣钱糊口养活全家，狠了狠心给才两个多月的小女儿断了奶，去给本村的恶霸地主木二黑当奶妈子。谁会想到，祸从天降，走进木家不多天，就被木二少爷糟蹋了。愤恨和羞辱，使她匆匆走完了人生的旅途——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当时，铁子只有三岁，妹妹小妮刚过“百岁”，父亲懦弱无能，这仇这恨如何得报？可铁子的舅舅万金方却是个血气方刚的烈性汉子，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！申冤告状自知没有门路，一天晚上，他翻墙跳进木二黑的后院，一把火点着几个粮仓，连夜逃了出去……常言说，“跑了和尚跑不了庙”，铁子的父亲只好替舅舅吃官司，被判为木家的长工，以十五年的无报酬的劳动，来赔偿火烧粮仓的损失。熬到第十一个年头，终因积劳成疾，含恨离开了人间，丢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。有着蛇蝎心肠的木二黑，并不就此罢休，还要在两个

孤苦伶仃的孩子身上打主意。老街旧邻都看出这步棋，大伙凑了些钱，趁月黑头，偷偷打发兄妹二人登上了去东北找舅舅的旅程。

这天傍晚，铁子领着妹妹来到山海关时，已是又饿又累了，准备坐下休息一下，再买张北去的火车票……，可是，屁股还没挨上石阶，突然看到黑压压的人群乱了营，四下逃散，惊恐、凄凉的呼儿唤女声，撕扯着人们的心。铁子随着大伙奔跑了一阵之后，忽然发现妹妹不见了，顿时觉得脑袋有斗那么大，一边机械地跑着，一边大声哭喊起来：

“妹妹！小妮！”

妹妹在哪里？回答他的，仍是一片凄凉、惊恐的呼儿唤女声。

“小妮！妹——妹——”

此时此刻，他听不到妹妹的回答，耳边却响起一个微弱的声音：“铁子，我不行了。你是哥哥，千万……要……把妹妹……带好……”这是爸爸的临终嘱咐，铁子的双脚好象被一根无形的绳索绊住，猛地停下来。逃散的人群，有如汹涌的潮水，铁子被冲倒了。当时他无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顾不得思考，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，又跟上惊恐的人流。

原来，日本鬼子在这儿抓劳工，一直闹腾到天色全黑才收兵。

夜深了，一切又重归于平静，只有那不知疲倦的秋虫，还在悲凉地弹奏着小曲。这舒缓愁苦的声调，多象用小提琴演奏的《小夜曲》。铁子趴在草棵子里，低低地抽泣着。时间不知过去多少，他实在太乏了，便慢慢进入了梦乡。

——这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，笑咪咪的太阳公公抖动着用光束做成的大刷子，把人间的万物涂上一层耀眼的金色，多好看啊！铁子领着妹妹循着蟋蟀奏出的琴声，轻手轻脚地翻动着石块和瓦片……

突然，小妮惊喜地叫起来：“哥哥，快来，我捉住一只‘红头大将军’，准保比木二少爷的厉害，气死他！”

“是吗！快让我看看。”

小妮把红头蟋蟀轻轻放到哥哥的手上，铁子的双手刚要合拢，只见那蟋蟀“噌”地蹦出丈把远。

铁子焦急地喊道：“快捉住，快捉住！”上前正要去捉，红头蟋蟀连蹦几蹦，便无影无踪了。

见此情景，小妮边跺脚边推搡着哥哥，哭着喊：“都怪你，都怪你……”

朦胧中，铁子忽然想到：“妹妹没丢哇，这不就在眼前吗？”心中不觉一喜。他一激灵，从梦中惊醒，睁眼四下一瞅，漆黑一片，哪里有小妮的影子！此刻，他终于清醒过来：相依为命的妹妹，真地丢了！铁子

又开始抹起眼泪……

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，铁子便开始在这一带寻找，直到天色暗下来，也没见到妹妹的影子。

失望、焦急吸干了眼中的泪水，他用呆滞的目光，漫无目标地打量着，“怎么办？”铁子在心中盘算起来，“好不容易逃出木二黑的手心，说啥也不能再回去了；自己先去找舅舅？……”想到这儿，他心里咯登一翻，猛地记起，几年前，舅舅给爸爸捎来的唯一的一封信，还缝在妹妹的衣襟里。没有地址，到哪里去找呢？

夜幕又垂了下来。铁子一天没吃东西了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眼前不时地飞着金星儿。他顾不得再想下去了，来到野地里，摸到一个小窝瓜，便大口大口地啃起来。啃了一阵子，觉得有些精神了，又继续想：“到了安滨市，四处打听打听，说不定能找到舅舅。找到舅舅，就有办法找到妹妹了……”

日本鬼子在车站抓劳工，把人们弄得惊慌失措，谁还敢再去买火车票！铁子思忖半晌，最后决定趁黑夜从庄稼地里穿过山海关，沿着铁道线边讨饭边赶路。他越想越觉得又有了生路，眼前不由一亮，紧拧着的小眉头舒展开了，那神情，仿佛铁路的尽头就是舅舅的家。

这一天，铁子来到一个小站上，看到一列火车头冲北的货车停在那里，没顾得多想，手攀脚蹬只几下

便爬上一辆车箱。待他仔细一看，发现装运的是一筐筐苹果，心中不禁一喜，将筐盖掀了个缝，伸手摸出一个，在衣襟上擦了几下，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嘿，真香真甜呀！饥饿的肚子，得到了满足。此时此刻，他好象生活在美妙神奇的童话世界里。车厢随着车轮节奏轻轻地摇晃着，多象一只大摇篮，铁子慢慢地阖上了眼睛，微笑着进入了梦乡……

火车一声长鸣，顺顺当当地把铁子送到了安滨市。尽管他已经记不清舅舅的详细地址，但却知道，舅舅就住在这个城市。当他偷偷溜出车站，举目四望，不觉眼花缭乱，精神头真有些不够用了。但见一幢幢奇形怪状的大楼，象一座座小山，耸立在四周，一条条宽阔的石头铺的街道，如一根根玉带，从脚下伸向四面八方；车站广场上的中东铁路纪念碑，他把它叫做宝塔，远处造型怪异的喇嘛台，他不知是何物……这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，哪象原先想象得那样！虽说市面萧条，但车站附近，摆摊床的，卖报纸的，拉洋车的，抽签算卦的，到处可见，远比乡下的集市热闹得多。在偌大的天地里，到哪去找舅舅呢？他定定神，眼珠骨碌一转，走到一个卖香烟的老大爷面前，鞠了个躬，随后问道：“老爷爷，您知道我舅舅万金方在哪住吗？”

卖香烟的老大爷愣愣地看着面前这个土气的孩



子，笑着摇了摇头。

铁子一连又问了几个小摊贩，都得到同样的回答。他真有些失望了，急得泪花在眼圈儿里直打转……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个月很快过去了。铁子找不到舅舅，自己却成了吃“百家饭”的流浪儿。

三 万府里的吵闹

听罢这段详细的述说，万金发得知自己与铁子的舅舅同姓，就连名字也相近，心中不禁连翻几个个儿，将一肚子坏水搅起一串漩涡，两只贪婪的小眼睛，渐渐变得深浅莫测，卡巴几下，故作惊讶地叫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就是我的外甥？！”他又把铁子上下仔细打量一番，象真动心似地，“唉呀！孩子怎么弄成这个样子……”说着，忙伸手去摘铁子身上的草叶儿。

眼前突然发生的事情，把铁子抛进了一个迷茫的世界里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，似乎它们在同自己开玩笑。于是，便扑闪着长睫毛，不住地扫视着这张陌生的面孔。他多么希望在那上面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啊！

万金发生怕露出破绽，一直把惊讶和喜悦挂在脸上，继续说：“想不到，世界上竟有这么巧的事儿！……那年烧了木二黑的粮仓，连夜逃出来，再也不敢回去了。这年月，兵荒马乱，书信不通，给你爸爸那封信，还是托人带回去的呢！唉，说来话长，出来后，名字也改了，免得官府查到。先扛了几年‘大个儿’，攒了

点钱，开起了这个小工厂，成了家，总算有个安身之处。唉！……”他不住地打着“唉”声。

铁子一边听着，一边在记忆的深处搜寻着，可怎么也找不到同这张类似的面孔。是啊，他三岁那年舅舅就来到东北，稚嫩的心灵里，怎么能有印象呢！此时，心中是惊是喜还是疑惑，连自己也弄不清楚了。

铁子的嘴唇翕动几下，正要说什么，万金发便把他推进了黑漆大门。穿过深院，左转右拐，铁子被领到一座白色的小平房里。这个屋里的陈设，似乎很考究，多半是东洋货，细一打量，便可发现，有些不伦不类，大有“土包子”开花的味道。八仙桌旁的高背椅上，坐着一个正在吸纸烟的女人。她穿一身镶着花边的黑绸子旗袍，脚登一双白色的高跟皮鞋，刀条脸上涂着厚厚的胭脂，仿佛落了一层霜，一笑便会掉下渣来；五官还算端正，但却都挤到了一块儿。虽说不太漂亮，倒也有几分迷人的姿色。但是，只要仔细看去，便可发现白粉遮盖下的一副刁相。这就是万金发的老婆，大伙背地里喊她“一层霜”。

“一层霜”听到房门响，回头一瞅，见丈夫领着一个破衣烂衫的孩子进来，立刻动了气，尖着嗓子问：“这是哪儿来的一个小叫花子？”

万金发诡谲地冲她一笑，说：“我的外甥，刚从关里上来。”